“我对体育是真爱”

——曹宗超和海兴县“玩孩子”之间的故事

本报记者 贾世峰

8月18日一大早，曹宗超不到6时就起床，开车来到海兴县实验小学的操场，等待前来训练的学校足球队的孩子们。很快，孩子们三三两两地来了，并向他问好：“曹老师好！”随后，在曹宗超的带领下，大家开始跑步、练球。

“每天上午练一个半小时，下午练两小时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。”曹宗超说，这些年，他一直是这所学校的特聘足球教练，义务帮助小学足球队的小队员训练。

曹宗超带领小队员们训练

从小酷爱体育运动的“玩孩子”

今年52岁的曹宗超被海兴体育圈的人称为“曹哥”。他个头中等，身材健壮，精神干练，因为长期进行户外运动，皮肤晒得黝黑，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

曹宗超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喜欢足球。“那时候，海兴县踢球的人太少了，很多同学甚至从来没接触过足球。”为了圆自己的足球梦，20世纪90年代初，曹宗超在中学毕业后，加入了天津的一家企业足球队，踢了两年足球。“尽管是企业球队，但从训练到比赛，都非常专业，也让我的足球技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”曹宗超说，刚开始，他只是替补队员，但他勤学苦练，加上“跑不死”的身体素质，很快成为球队的主力前锋。

1996年，曹宗超回到海兴，为了生计，先后做过管件企业和饲料企业的业务员，业绩很出色。其间，因为喜爱体育运动，他还开办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。

曹宗超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麻将，除了做生意，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普及和支持体育运动上。

“从小我就是个‘玩孩子’，学习成绩不太好，但只要是体育运动，没有不喜欢的。”曹宗超说，“最早踢足球、下象棋，后来玩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游泳，基本上能接触的体育运动我都会练练，而且也都还行。”

义务担任多所小学足球教练

2015年前后，海兴县开始在中小学推广校园足球，但是多数学校没有专业足球教师。曹宗超挺身而出，义务担任海兴县育红小学的足球教练。每天下午，他准时出现在校园足球场上，对孩子们进行系统训练，在他的指导下，孩子们的足球水平逐渐提高，集体观念也在逐渐增强，变得更有组织、有纪律，也更勇敢。

在他的指导下，在海兴县中小学生五人制足球比赛中，县育红小学始终名列前茅。2018年，学校女足获得了沧州市“市长杯”中小学足球联赛亚军和全市中小学5人制足球联赛南区（盐山、海兴等6县市）冠军。2019年，海兴县育红小学被评为全国足球特色学校。

在帮助县育红小学普及校园足球的同时，曹宗超又先后义务担任当地常丰小学、大良户小学、实验小学等多所小学的足球教练，每周定期到各校指导训练。在他的执教下，几所学校的足球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。

为推动校园足球水平提升，曹宗超从海兴县第一届中小学生足球赛开始就出资赞助比赛，直到现在，这项赛事历届获胜球队队员的奖品，均由他的体育用品商店赞助。

2020年，海兴县足球协会创立，曹宗超当选为会长，从此，他每天更忙碌了。

曹宗超说，现在，体育用品商店经理、饲料公司经销商、水产养殖专业户，是他谋生的职业；县青少年宫象棋老师、各小学足球教练、市县足球比赛裁判和县足球协会会长，是自己的“真爱”。

多年来，曹宗超不仅一直帮助多所小学普及足球教育、训练队员，还积极赞助支持海兴县象棋、羽毛球、乒乓球等各类体育赛事。尽管自己不会下围棋，他也连续5年赞助了海兴县迎元旦青少年围棋比赛。

将孩子们的信任作为最大的奖赏

多年从事校外教育工作，孩子们是曹宗超最大的牵挂。

“我在普及校园足球的过程中发现，一部分孩子学习成绩不好。为了让孩子均衡发展，我要求他们必须把学习成绩提上去，否则就要退出球队。”曹宗超说。

在他的严格要求和鼓励下，孩子们在练好球的同时，学习更加刻苦。其中，队员魏松一跃成为全年级的尖子生。孩子们说：“我们是真担心曹老师把我‘踢’出球队。”

海兴县育红小学女足夺得“市长杯”亚军时，曹宗超高兴地请所有小队员聚餐庆祝，并为每名队员送了一个新书包作为奖励。当时的小队员李丽红现在已经上了高中，但依然珍藏着那个书包，“这是我值得永远珍藏的回忆。”李丽红说。

有些学球的孩子家庭条件困难，曹宗超就自掏腰包给孩子买球鞋、球具。孩子们球鞋用得狠，一个人一年大概需要三四双，而一双球鞋就要200元左右。

曹宗超从未打骂体罚过任何一个学生，孩子们对他既尊敬又信任。许多时候，孩子和家长闹矛盾了，都需要曹老师来化解沟通。“你看，曹老师也这么说吧！”这时，孩子才会乖乖听家长的话。

今年8月，曹宗超又出资赞助了海兴县第一届“华超杯”中小学生象棋比赛。此前，他带领孩子们多次夺得沧州市少年组象棋比赛团体及个人单项冠军。

赞助这些体育比赛，曹宗超从来没算过经济账，也从没想过要什么回报。“只要能够帮助孩子们，我就觉得值。”曹宗超说。

运河区明珠社区有个倾听团

老人有故事 他们愿意听

本报记者 邢 程

在运河区公园街道明珠社区，60岁以上老年人占据了社区总人口的40%以上，其中还不乏独居的高龄老人。

但让人欣慰的是，这里很多高龄老人即便平日里没有子女的陪伴，他们也不缺少倾诉聊天的对象。这一切，都源自这里的一个爱心社会组织——倾听员团队。

如今，这个团队的成员已经发展到25人，他们用心倾听老人的故事，用爱和付出为他们提供陪伴和情绪支持，为老人晚年提供了良好的安宁陪护和精神疗愈。

舒缓老人情绪，做到精神疗愈

运河区公园街道明珠社区83岁的李女士，是社区志愿者走访后，确定的倾听陪伴对象。日前，倾听员曹淑丽等人敲开了李女士的家门，入户开展志愿倾听服务。虽然倾听员已提前和老人约定好拜访时间，可见到倾听员时，李女士还有些拘谨和排斥。

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，李女士长年独居，养了一条宠物狗做伴。

因为年轻时是梆子团的演员，李女士挺直的腰板很显气质，也略带高傲，显得不那么平易近人。曹淑丽看出了李女士的心思，主动打破僵局：“大姨，一看您就气质不凡，早些年您肯定做过演员吧？”快速找到聊天对象熟悉的“话题卡”，是倾听员必须掌握的聊天技巧。

听到这话，李女士慢慢打开了话匣子。从自小练武的艰辛，到在梆子团出演刀马旦的高光时刻，老人与倾听员们娓娓道来，容颜也慢慢舒展开来。而另一旁，倾听员时不时地点头回应、记录。

半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当倾听员离开时，李女士热情地把他们送出门，并邀请他们有空再来，刚才还略显高冷的脸上尽是笑容与慈祥。

和李女士不同，社区84岁的庞先生特别健谈，他见倾听员到来很高兴，滔滔不绝说了近一个小时。倾听员看了看表，说道：“伯伯，我听说您象棋下得特别好，您喝口水，我陪您下会儿棋吧。”找到有效缓解老人疲劳的方法，是倾听员必备的能力之一。

2021年，沧州市民政局在运河区公园街道明珠社区设立我市首个社工站，曹淑丽是社工站的负责人，在这里，除了为老人提供义务家务帮助、义务送餐等生活服务外，她还带领25名倾听员义务为辖区8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倾听陪伴志愿服务。“心理咨询师和倾听员不同的地方，就在于心理咨询师把别人当病人，而我们把他们当家人。每次引导他们张开嘴后，我们就只充当一面镜子，不对聊天对象的话作评判，主要是通过倾听，让老人找到一个自洽的情绪输出口，帮他们舒缓情绪，做到心理疏导。”

前些年，曹淑丽在助老公益项目上了解到精神陪伴的重要性，于是带领5名社工一起学习专业知识，并成为了我市第一批持证上岗的专业倾听员。近两年，在她的带领下，一批又一批志愿者考取了倾听员资格证书，他们结伴在社区，义务为老人做倾听陪伴志愿服务。她说，他们要通过倾听陪伴志愿服务，进一步激发出老人对生活的激情与热爱。

倾听是认可，也是接纳

“倾听员要用心、用爱去倾听。倾听陪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，需要正确的理念、流程、方法和技巧，包括和老人目光对视的距离都有专业要求。”58岁的志愿者刘桂芹做了10余年的公益服务，去年，她考取了中级倾听员资格证。她说：“和之前拿着米面油上门慰问不同，有了更专业的知识，让我更加了解老人的需求。”

刘桂芹分享了一个她的故事。她的母亲是个勤快人，跟她一起居住时，总爱帮着干家务。但母亲患有白内障，视力不好，每次经母亲手洗的碗、择的菜难免还会不干净。刘桂芹也不点破，每次还会一如既往地夸赞母亲，感谢老人为家里的付出，但背地里经常拿着洗不干净的碗和菜再洗一遍。一年冬天，母亲闲得无聊，刘桂芹便买回了25公斤花生，“骗”她剥一斤花生能挣1.2元工费，过年时母亲“挣”了10多元，可把老人高兴坏了。

刘桂芹说，现在高龄老人的困扰主要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孤独，很多疾病的产生都因孤独引起。另一种是焦虑，觉得老了不能给儿女作贡献了，是家人的累赘，即使是生病难受也强忍着不说，怕麻烦子女。

“不管是哪种情况，老人都可能因为情绪波动做出一些让儿女不理解甚至过激的行为。”刘桂芹说，每当这时，子女们或是抱怨，与老人针锋相对，或是选择默不作声，只要“爹妈高兴就好”，很少有人愿意坐下来，与老人真诚地交流，耐心倾听老人内心真实的感受。

“事物没有对错，只是看它的角度不同罢了。”刘桂芹说，“为人子女，赡养父母责无旁贷。但让老人安度晚年，除了物质上的给予，我们还应注意精神的陪伴。人到晚年，他们更需要的是子女的理解、认可和尊重。只有这样，老人们才能无惧迟暮，重燃生活信心，积极面对生活。”

倾听是爱，也是被爱

两年前，赵百合加入到倾听员团队，并在去年考取了中级社工师资格证。她的加入，源于父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症。父亲的这个病困扰了她很久。“父亲退休后不愿意与外界接触，患病后开始打人、骂人，我让他按时吃药，他不接受。怕他走丢，我不让他出门，他就天天闹情绪。因为他意识不到自己得病了，我照顾得越多，挨的数落就越多。”回忆起之前那段艰难的日子，赵清华说，当时自己几乎快要崩溃了。

倾听员义务为辖区老人做倾听陪伴志愿服务

与曹淑丽相识后，赵百合跟着倾听员一起为社区老人送饭、听老人讲故事、学习倾听员专业知识，她的心结好像突然打开了。她开始反思自己：每天对父亲的陪伴是不是“无效陪伴”？对父亲的“孝敬”“为你好”是否合理？……在倾听的过程中，她明白关爱老人不止于身，更重要的是心和智。

从此，她改变了对父亲的态度，不再把父亲当作病人，顺着他的思路走，也和他敞开心扉。父亲爱啰嗦，她就耐心听他把讲了N遍的老理儿老事儿再讲一遍。听从父亲的意愿，赵百合把父亲安顿到养老院，常去探望，却意外地发现父亲的病情越来越轻。父亲和朋友们聊天时，一点也不像是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。赵百合自己也从快要抑郁的边缘被拉了回来。

“其实倾听是爱，也是被爱。倾听陪伴，到底谁陪谁？这个关系就是彼和此的关系。倾听陪伴到最后会发现，我们陪伴的、倾听的、关怀的也是自己，自己的心灵会得到回归和提升。所以我特别感谢倾听陪伴团队。”赵百合说，倾听可以让自己真正静下来，在陪伴老人的过程中，也治愈了自己。

“倾听陪伴是助老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一项互利互惠的大工程。”曹淑丽说，“未来，我们打算延展倾听服务，为离得远的老人开展电话倾听、网络倾听服务，同时发动全民倾听陪伴助老工程，这会是个更大、更广、更包容的平台。”

行进沧州 精彩故事

泊头张德周：

20年搜集抗战历史 撰写发表纪实文学

李智力 张志宇

“1941年4月11日，冀中军区两千多名八路军战士，用生命和鲜血在我的家乡镌刻了一座丰碑。他们用简陋的武器装备，全歼日寇一支精锐部队。”日前，泊头市齐桥镇小炉村村民张德周说，为了将这段历史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，他用了20年的时间去挖掘，撰写了1.2万余字的纪实文学《截击千发弹》，要让这段历史流传后世，被人们记住。

张德周今年55岁，年轻时当过兵，喜欢研究历史。退伍后，他被分配到当地一家银行工作。小时候，张德周常听家里的老人嘱咐：“可不能随便往撞顶子跑，那里打过仗，死了好几百人。”这句话勾起了他的好奇心。

长大后，张德周才知道，原来在抗战时期，冀中八分区23团在当时交河县大队的配合下，在小炉村全歼了一支日军精锐部队，当时这支部队正从河间赶往泊头。自那时起，他便对这场战斗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1992年，张德周找村里老人问当时的情景，老人告诉他，那伙鬼子乘汽车，在小炉村西和八路军接上火后，换骑自行车，把八路军追到撞顶子大土岗，没想到被埋伏在那里的八路军一顿排子枪给打趴下不少。鬼子再想往撞顶子外突围，已经晚了……

精彩的抗战故事让张德周越听越爱听，越听越投入。

“指挥战斗的是谁？”

“反正都是从河间赶过来的八路军大官。”

“八路军有多少人？”

“多了去啦。在咱村里吃饭时，一顿吃掉了咱村三花筐窝头。东边大炉村也用牲口驮来好几筐窝头，也一顿给吃光了。”

“八路军人人都有枪吗？”

“有的有，有的背一把大刀，具体的也记不太清楚。”

老人们又向张德周推荐了一位绰号叫“大喊”的老兵。“‘大喊’是县大队队员，参加了这场战斗，你可以问问他。”

“大喊”嗓门高，张德周去找他问这些事，他扯着嗓子跟张德周讲了个大概。“要细问这些事儿，还得去查交河县抗战史，最好到河间以东的村子去问问。”“大喊”说。

有了线索，每逢假期，他便骑上自行车，去献县、泊头、河间等地询问探访。就这样，断断续续走访了20年，走访过程很艰难，但也遇到不少暖心事，让他有更多动力，坚持走下去。

“一年冬天，我骑车去献县，经过垒头，上河堤时，用力过猛，车链子断了。我推着自行车徒步走了3公里，来到高垒头村南，向一位王姓老太太求援。王老太太把我领到家里，招呼丈夫拿工具给我修自行车。得知我此行的目的后，夫妇俩把我拽进里屋，一定让我吃了午饭再走。”张德周回忆，那天，老太太炒了一盘花生，还做了一盘大葱炒鸡蛋。临走时，张德周要给饭费，老人的一句话让他倍感温暖：“你千方百计搜集八路军的资料，要把英雄的事迹发扬光大，你说我能要你饭钱吗？”

经多年走访记录，多方考证历史资料，2021年底，张德周撰写的1.2万余字的纪实文学《截击千发弹》终于在中国作家网发表。去年8月，参战主官的亲属将作品转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军史办，得到该部队充分认可。

张德周说：“20年来，我一直记挂着这件事，纪实文学得到部队认可，算是实现了我一个心愿。能亲手记录这段历史，勉励后人，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。”

凡人趣事